倫滬四萬里對談

回到前日的倫敦上海間初通電報大典禮。當倫敦格林威治電報局發電至上海，除經埃及與印度大站外，據記載，倫滬之間須經過十一個站。電至上海，急送盛宣懷之招商局督辦辦公室，適盛正與沈道台（能虎）在談公事，沈即「上海道」也。清制在「五口通商條約」後，「上海道台」爲上海地方之最高行政長官，即國民政府時之「上海特別市長」與今中國政府之「上海市長」也（注意：已無「特別」二字）。所以「上海道」在辛亥以前，足有七十年之重要地位。當年在上海有房產者，定知「道契」一詞，必花然無所知也。

於是盛督辦與沈道台接獲李欽使六十八字電報後，即刻覆電：「來電敬悉，卑職等謹同資中堂大人獲英女王陛下賜佩大寶星之喜。聊盛宣懷，沈能虎同叩。」

英倫上海相去四萬餘華里，而往來二「函」，共不滿中華時計一刻十分（按：即共廿五分鐘），不啻面對面談話也。古之前知至聖，其能預料及此哉？」——

這是一八九六年八月間事。

科學技術發展神速，今國際用衛星直通「電話」（不是電報），居香港書室之中，隨手撥號碼，便與倫敦市住宅中之女友直接談情說愛，李中堂在天之靈，能不驚詫哉？

非真不語

陸天白

抵押借欵，只須拿出道契來，房產買賣，更以道契爲唯一土地証明，最奇者，租界內房產仍有道契也。余甚疑大學教近代中國史及財政者，外國取了學位來「食稅衣租」之老師，對「上海道契」一詞，不驚詫哉？

協和醫院復名

讀報得知，北京協和醫院爲援助非洲災民，廿六日舉行全日募捐活動。

記得這家醫院在「文革」初期，曾改名了「反帝醫院」。十年前，我到北京時，發現有條「反修路」（即對正蘇聯大使館那一條路）。於是，「反帝醫院」（即反修）有齊了。不過，我到北京時報上既已出現協和醫院之名，也說明「首都醫院」之名也不用，完全復舊了。

「協和」此名，其實並無不好。「協和萬邦」，語出書經。熟讀書經的畫均兄，曾徵「協和萬邦」的外交政策，才能真正達到「我們的朋友遍天下」，却在「我們的朋友遍天下」的歌聲中被改掉了！

如今恢復原名，可謂實事求是了。其實，既然要全盤否定「文革」，則舉凡「文革」時期改之名，相應一一復舊！

海角曉吹

馮若

客窗隨筆

歌吾

芒及菌竹與稱名的鮮海

近年報紙上多飲食版，每稱之爲「食經版」，三前又有三本專談飲食的雜誌；對飲食稱亦稱「食經」。鄙人頗重口腹之慾，又爲三報的飲食版與兩飲食雜誌執筆。對粵菜，當在上海即嚐之。上海是新派粵菜的發源地，曾在香港主持「金魚」與新都城酒樓夜總會的黃瑞麟，去年在澳洲雪梨遇害，乃在香港亦成爲新聞人物，他在上海作南國酒家的高級職員時，我即識之了。五十歲賤辰，我在「新都城」的夜總會中與六席朋友同勝，同文祇三，菜譜上的鮮鮑被黃兄改爲鮑脯，優待已極，他用上海話說：「阿拉是上海老朋友！」上海粵菜不如香港之多海鮮，我總感到此間的「老鼠斑」與「冬蛙」等俱俗名，應有正式名稱，希望本省寫飲食文章的同文能加考據；當然很難，三蛇亦俗名，「飯刹頭」等「不見經傳」，三十餘年來亦從未見正式名稱呢。

我在筆下對「竹笙」稱「竹孫」一名，又稱「孫竹」，本指竹根旁出別生，其末成竹者，亦無「竹孫」，但有「竹孝」。又稱「竹鞏」、「竹菰」與「竹肉」，生朽竹根節上，係菌類，應以「竹菌」代今之「竹笙」，與「竹菌」音亦差不多。報章雜誌上對芒果稱「杧果」者亦多，應用「芒」，其實此字亦「榜」之簡，但早已流行全國了。

醒

假話

「我記得，親愛的，記得你那柔美的閃光；

「命運使我離開了你，

「我的心沉重而悲傷。……

「我記得你對我說過：

「『美好的年華就要變成以往

「你會忘記我，親愛的

「和別的玄友成對成雙。』

「今天菩提樹又開花了

「那時我是何等的溫柔

「把花瓣撒落到你的鬱髮上。

「啊，愛戀別人心中愁煩，

「我的心不會變涼。

「它會從別人身上想起你，

「像讀本心愛的小說那樣歡暢。」——葉賽寧

我記得，當我們在沒有提到分手的分手時，你也對我說過，要我找個比你更好的姑娘，說我肯定很快就會把你忘記。

但是，年復一年地說過去，我還記得清楚洒在你頭髮上的雨點，你眼裡藏着的淚水，是同樣的煉爛、晶瑩，閃耀着魅人的光輝。

同樣是年復一年地說過去，我還你更好的姑娘，說我肯定很快事去找，也是沒有去找的心思。

也許，當有這麼一個人兒出現的時候，我也還只當是你的影子。

唉，情人們分手的時候，怎麼總要說「忘了我吧」之類的話，何以總要求對方物色一個比自己好的人？

而這些，本已知道是自欺欺人的傻話。

有誰眞個願意自己所愛的人，轉眼間就把自己忘掉，投向別人的懷抱的呢！

醒詩詞

浣溪沙

連春三名前總統

政界塔稱是偉人。誰人能似阿方辛？毫無手段有原因。

政變須防先警告，權移未慎重軍人。非常容易出新聞！

港九物語

帶地全安

由灣仔通往金鐘地鐵站一處天橋底，有兩男女在路邊的長椅上偎倚；這時候只是晚上七點多鐘，這條通道仍是人來人往，熙熙攘攘的，但這對男女却旁若無人，令人側目，有些風化。但我亞八對他們却是寄以同情的。難道要他們像那對鬼仔、鬼妹，在郊野公園被人副乎？我亞八就說過，今天的青年男女，已不像我們二、三十年前那般幸福，在餐靜的姻緣道拖手仔也沒有人騷擾。其實今天的青年男女，也未必願意在路旁這些公衆地方談情說愛的，只是爲勢所迫，認爲這些公衆地方才是安全地帶罷了。在人約黃昏後的時刻，公園、路邊休憩處，以至海旁一帶，都成爲情侶們佔據的地方，雖然在這樣環境下，「百衆眼頭」，會有理其他了！雖然有些情侶動作碍眼，總也值得同情的。

醒詩詞

假話

「我記得，親愛的，記得

「你那柔美的閃光；

「命運使我離開了你，

「我的心沉重而悲傷。……

「我記得你對我說過：

「『美好的年華就要變成以往

「你會忘記我，親愛的

「和別的玄友成對成雙。』

「今天菩提樹又開花了

「那時我是何等的溫柔

「把花瓣撒落到你的鬱髮上。

「啊，愛戀別人心中愁煩，

「我的心不會變涼。

「它會從別人身上想起你，

「像讀本心愛的小說那樣歡暢。」——葉賽寧

我記得，當我們在沒有提到分手的分手時，你也對我說過，要我找個比你更好的姑娘，說我肯定很快就會把你忘記。

但是，年復一年地說過去，我還記得清楚洒在你頭髮上的雨點，你眼裡藏着的淚水，是同樣的煉爛、晶瑩，閃耀着魅人的光輝。

同樣是年復一年地說過去，我還你更好的姑娘，說我肯定很快事去找，也是沒有去找的心思。

也許，當有這麼一個人兒出現的時候，我也還只當是你的影子。

唉，情人們分手的時候，怎麼總要說「忘了我吧」之類的話，何以總要求對方物色一個比自己好的人？

而這些，本已知道是自欺欺人的傻話。

有誰眞個願意自己所愛的人，轉眼間就把自己忘掉，投向別人的懷抱的呢！

醒詩一束

空話偉大

稱呼一句，罵人一句，用動聽的語言去讚美人，很多人喜歡，而用冷嘲熱諷或粗言惡語罵人，受者多不高興，因此，經驗告訴我們，遇人多說好話。

尤其是遇到外國女士，你讚她人靚，身裁好，衣着有品味，她們會很高興，還會回敬你一句「多謝」。但若對東方女人，你最好不要亂讚，你不明瞭這習慣，亂向女人讚美，她們會認爲你口花花，唔正經，並懷疑你的目的甚至人格。

不過讚美人，應是發自內心，她眞是靚，你讚她美面羞人答答，但內心却很受落，若遇上鍾無艷，即使她有武功，你去讚她，總說不出口吧。

再說有人外表美麗却蛇蠍心腸，你說她靚，你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。

正如你形容別人「偉大」一樣，若這人眞是功業蓋世，道德文章足資爲人景仰的，當之無愧；若是這個人，過去曾有獃性的一面，爲害人類，現在雖然表現了理智，却未曾立地成佛，作爲受害人，却讚他偉大，那麼這樣的稱呼，究竟是客套話，還是出于內心？你有權這樣說，但這人未必眞是「偉大」，變成偉大的空話。

醒詩一束

只要你快樂

只要你快樂
我就睡得香甜

早晨醒來
我就像個小大球
飛進人間
跳進生活
工作
或者唱歌
只要你快樂

只要你快樂
我就笑得
像一朵盛開的花

小英

我就紅得
像一個熟了的蘋果
只要你快樂

拍戲

我不是電影界中人，但往往却會在一兩部電影中當上閒角。

本來拍電影是件苦事，可是自己習慣了，而且所靠有點戲癮，不能說太大，但癮則總還是癮。小時候是如假包換的標準影迷，當時做夢也料不到，有朝一日是看電影常常說沒有空，却有空去拍片。

事實上，拍電影要花的時間，比看電影是不知要花多若干倍。看一部電影，頂多是兩個鐘頭內，就什麼都完事了。

可是拍電影則兩個鐘頭也未必完成一個鏡頭呢。從來未看過電影是怎麼樣製作的人，第一次去看人家拍片，永遠是感到煩得要命。

他們的想像中，電影製作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在他們的天眞想法中，一部戲是可以在短短三五天中就完成的，或頂多也不過是一星期至十日。

他們不會了解到粵語片最兒戲時代的所謂「七日鮮」，爲什麼在質素方面是那麼粗製濫造的，在他們的想像中，花七天拍一部片，並不算太急。

假如他們的想像是成事實的話，那麼從事電影的人，那就眞舒服了。

一年可以起碼拍十部八部戲，依然是那麼從容不迫的。

其實現在用的新型拍片燈，已經比往日的進步了許多。假如用傳統的舊燈，一天內能夠打光拍三個至四個鏡頭，已算頂角了。

醒詩一束

如何評說黃河

影片「黃土地」根據內地一篇著名散文改編。改編是成功的。青年導演陳凱歌在一篇文章中道樣描述他與攝影師、美工師在陝北找尋改編靈感時見到的黃河：

在道裡，它是闊大、平靜、安祥的，仿彿不是它劈開了兩岸的石壁，却是羣山因爲它的到來而閃開身去。它舒展開壯闊的身軀，在亞洲內陸默默地平鋪而去。在山上，在遠處，你甚至聽不到流水聲，只有走近，你才能聽到它莊嚴的低吟……。

爲什麼要引述導演對黃河的印象？只因爲那是我看過的諸般對黃河描述中，最深沉的一篇。

黃土地」寫的正是黃河流經陝北的那一段貧脊山區；那裡人煙稀少，一家一村，挑一桶黃河水回家要走十里路……在那苦難的抗日戰爭年月裡，東部富饒地區的中國人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中，有誰想到這個遠的山區又如何？

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中國人一定明白：黃河創造過文明，又毀滅着文明。它把本應好好灌溉的泥土帶走，却給那兒的子孫，留下了一片乾裂的黃土地。

對於黃河，我們又該如何評說？

醒詩一束

只要你快樂

只要你快樂
我就睡得香甜

早晨醒來
我就像個小大球
飛進人間
跳進生活
工作
或者唱歌
只要你快樂

只要你快樂
我就笑得
像一朵盛開的花

小英

我就紅得
像一個熟了的蘋果
只要你快樂

醒詩一束

情海潮

桑堂

二九：大的轉變

愛情的雨露，常常可以把一個人改變。李羣弟就是受到愛情雨露的滋潤，逐漸改變過來的。由一個新李羣弟。

因爲，她的打扮是那麼樸素，完全像一個知性識儉的家庭主婦。事實上，她也眞的變成了一個知性識儉的家庭主婦，衣着與普通中下層的家庭主婦完全一樣。

內心世界如何，那是外表看不到的。

但是，只要你與她一接觸，就可以發覺，當年她那種叛逆性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女性的溫柔，和藹可親，斯文有禮，完全不是那種得罪人不用落本的飛女行徑。

這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

完全不同的人。

如果你以前認識她的，現在見到她，你會不敢相信，眼前這個少婦就是李羣弟。

李羣弟就是受到愛情雨露的滋潤，逐漸改變過來的。由一個新李羣弟跟以前都截然不同，猶如兩個人一樣。

李羣弟跟丈夫結婚一年之後，就誕生了一個女兒，取名倩儀，長得玉雪可愛。

一個女人，有了心愛的愛情結晶品，就會感到滿足，就會感到幸福，妻子的責任感，母性的感覺，李羣弟完全變成另一個人。

人是會變的，羣弟當然不會列外。羣弟的變，都是一個女人成熟之後，覺今天而昨非的大變。

從外表的打扮，到內心世界，李羣弟跟以前都截然不同，猶如兩個人一樣。

醒詩一束

只要你快樂

只要你快樂
我就睡得香甜

早晨醒來
我就像個小大球
飛進人間
跳進生活
工作
或者唱歌
只要你快樂

只要你快樂
我就笑得
像一朵盛開的花

小英

我就紅得
像一個熟了的蘋果
只要你快樂